

# 鑑湖女俠秋瑾

(五)

王成聖

## 運籌帷幄厘定戰略

秋瑾規定，凡是光復會的會員，必須戴上一枚金戒作暗號。金戒上分刻 A B C D E F 英文字母一，一個字母代表一種職位。有了這一枚金戒指以後，光復會的同志無須介紹，一望可知。

又手訂光復軍軍制，將浙江光復軍編爲第一

至第九，九個師團，師團設司長」。再設北、中、南路三個總元帥，分別統率這九個師團的部隊。

至於軍職軍階，則分爲八軍，用「光復漢族」，大振國權」八個字作代號。軍階分爲大將、副將、行軍參謀、行軍副參謀、中軍、左軍、右軍、中佐、左佐、右佐、中尉、左尉、右尉十三級。

其他各項的章制大致如次：

服制：衣短衫、對襟黑色，白色頭布，士兵則白月中大書「光」字。肩章：白月中書「中、左、右」字樣，並書號碼。

胸綬：自大將至右尉皆佩胸綬，以顏色分別

軍階等差，黃者爲首（大將）、白次之，紅又次之，淺藍又次之。

軍旗：用白色，中大書黑色「漢」字。

順旗：小三角形，內書「復漢」二字，黃地

黑字，並蓋圖印。

鈐記：長方形，暫用木質。

令：用竹牌，計八支，上分書：「光復漢

族」，大振國權」八字，然後就中一剖爲二。一支發交統兵官，一支留存大營，以證傳令者之眞偽。

文書：用暗碼（緊要事），照電碼加五十號，以防洩露軍機。

秋瑾運籌帷幄，經營擘劃，積極建立光復軍的革命武力。一般說來，她是以紹興城裏的大通學校的光復軍大本營爲總司令部。光復軍的散佈

地區，則自處州縉雲，通過金華府金華縣，以至蘭溪、武義、永康等地，而以擁有弟兄最多的龍華會總會所在地——金華，爲主力集結之所。光緒三十三年（一九〇七）四月中，秋瑾在

大通學校召開光復軍全浙軍事會議。光復會首領徐錫麟在安慶做官，不克參加，派陳伯平爲代表。

陳伯平攜來徐錫麟親筆所擬的光復軍告示，用的是共和二千七百五十二年的新紀元，日期則空着沒填，陳伯平告訴秋瑾說：

「徐先生再三關照，請各位同志切實注意告示上的這幾句話。」

秋瑾接過來看時，但見那上面寫的是：

「我漢族諸父兄子弟，各安生業，無庸驚疑。如本軍軍士有來侵犯者，可首軍前，當治之以應得之罪，勿稍寬縱。……此諭。」

「一、滿人不降者殺。

二、反抗本軍者殺。

三、乘機打掠者殺。

四、造謠生事，妨害治安者殺。

五、仍爲漢奸者殺。」

這一次全浙軍事會議係由秋瑾主席，她曾即席宣佈她的光復全浙全盤戰略，她說：

「這一次光復軍大舉義師，我們將先從金華方面舉事，再由處州方面接應。一俟杭州方面清

軍調往金華，處州方面，就從紹興發出一支黨軍

，渡過錢塘江襲取杭州省城。同時派人與省城裏的新軍、學生聯絡，作為內應。杭州得手，全浙不難傳檄而定。萬一杭州不克，我們還可以退回紹興，南下金華，與我光復軍主力會合，道出處州，經由江西直趨安慶，與徐錫麟先生發動的安微光復軍會師。」

在場同志，以一陣熱烈而持久的掌聲，通過了秋瑾所擬訂的作戰計劃。秋瑾方始鄭重的宣佈

「我已經決定了起事的確定日期，是今年的

六月十日。」

同志非常興奮，人人眉飛色舞，摩拳擦掌，熱烈盼望那一個驚天動地，轟轟烈烈的日子早日來臨。如果秋瑾當年的計劃真能實現，那麼，中華民國的誕生，將會比武昌起義的辛亥（一九一

一）陰曆八月十九日，提早三年一個月又九天。

### 軍警搜查化險為夷

全浙軍事會議甫行結束，馬上就有一位同志從杭州帶來一份驚人的情報，近日有人到省城告密，舉發革命黨人以紹興大通學校爲機關，即將

糾衆起事。浙江巡撫張曾敘聞訊後，業已採取緊急措施，他

將以盤查倉穀爲名，調派大批

軍警掩入紹興，實際上則是專

程前來搜查大通學校的。這位

同志最後又石破天驚的說：

「這批軍警明天一早就到

在場同志當下便大起恐慌

，幾有手足無措之感。唯有秋

瑾七魄不驚，雍容鎮靜。她只

發出一道命令，將學校裏所藏

的軍械以及機密文件，宣傳書

報，全部清出，寄存他處。人

多好辦事，經過一陣忙亂緊張

，不到兩個時辰，秋瑾仔細檢

查，她已能表示滿意。果然，

第二天早晨，如狼似虎的清軍

清警老遠巴巴的從杭州趕到紹興。秋瑾若無其事

，從容肆應，軍警搜查了好半天，一無所獲，只好廢然而返，結束了這一場虛驚。

事後檢討，這會是誰去告的密，檢討結果，

衆人的箭頭齊同指向紹興劣紳胡道南。

原來，秋瑾創設大通學校後，由於倡導新風氣，發揮尚武精神，暗中符合訓練軍事幹部的真

正目的。她自己一直穿軍裝，而且經常攜帶師生多人，騎高頭大馬，往返馳驟。在守舊的紹興紳

民看來，這簡直是驚世駭俗，離經叛道之舉。何

況來自各地接受幹部訓練的會黨人士，多達一百餘人，其中也有若干女生。秋瑾一向主張男女平等，女生也得和男生一樣的學習兵式體操。秋瑾

親自訓練那些女生時，要比訓練男生尤爲嚴格。

因而引起地方守舊派人士的批評指責，認為凡此

都是兒戲、開頑笑、傷風敗俗的事情。甚至有人

慫恿學生家長向秋瑾理論。當秋瑾振振有詞的例

舉西洋各國女子也有體操課程爲證，但是頑固偏

執的家長却以自動休學爲要脅，而秋瑾總是不屈

不撓，據理力爭。因此便引起一名當地惡霸型的

劣紳胡道南，他竟跑到大通學校來向秋瑾提抗議

，居然惡言相侵，受過秋瑾的當面斥責。大通學

生對秋瑾一向由衷敬愛，他們曉得了胡道南在找

秋瑾的麻煩，莫不氣憤填膺，抄起棍棒，高聲喝

打。要不是秋瑾急加阻止，胡道南少不了會挨一頓狠揍。其結果是他前倨後恭，判若二人，自動

向秋瑾道歉，大通學生方始讓他抱頭鼠竄，狼狽而逃。因此，大通師生追憶前情，便認定是胡道

大通學校被搜查的這一關僥倖渡過以後，一連串大不幸的消息却在接踵而來。會黨同志人數多達數萬，他們縱有一腔忠義，滿腔熱血，但却警覺不够，易於衝動。秋瑾既已宣佈定六月初十為起義之期，又發出了任命張恭、竺紹康、王金發、周當昌、徐賣兒、呂嘉益等為光復會分統的委任狀，全浙各地會黨同志莫不秣馬厲兵，躍躍欲試，大有興奮鼓舞迫不及待之概。因此，首先就是武義方面的會黨同志一時失口，洩漏了舉義日期。輾轉傳到武義知縣錢寶榕的耳裏，他立即電請浙撫張曾敘請兵。張曾敘不敢怠慢，派參將沈祺山率部馳往剿辦，清軍湧到，武義光復會分統劉耀勛倉促應戰。時在光緒三十三年（一九〇七）五月二十二日，武義光復軍彈盡援絕，劉耀勛中彈身亡，同志死難者達三十餘人，武義光復軍因之全部解體。

金華方面，又肇大禍。在全浙軍事會議席上，秋瑾曾指定由徐賣兒負責方面軍事。徐賣兒從紹興回到金華，竟因爭奪田產訟案下獄。到了五月二十三日、四日，金華會黨同志因徐賣兒遲遲未獲開釋，唯恐臨到起義之期軍事指揮乏人，便由他的一位好朋友倪金邀集同志，公然攻牢。當大隊軍警趕到，那輕舉妄動的十餘位同志死的死傷的傷，被捕的被捕，起義計劃全盤洩露，給予光復軍一次最慘鉅的打擊。

### 成仁取義便在今朝

更糟的是安慶方面，徐錫麟先已接獲通知，定期六月十日皖浙兩地同時舉事，偏偏有一位光

復會會員葉仰高在南京被捕，供出革命黨有人潛伏官場，掩護活動，其中竟有徐錫麟的化名。兩江總督端方即將葉仰高的供詞拍電報給安徽巡撫恩銘，恩銘還把這個密電交給徐錫麟看過。此外又有徐錫麟的同僚顧松，早對徐錫麟起疑，一再的在恩銘跟前挑撥。徐錫麟唯恐身份洩漏，一着錯全盤輸，他祇好被迫提前舉事。五月二十六日，徐錫麟藉恩銘到巡警學堂主持畢業典禮的機會，雙手開槍擊斃恩銘，然後親率陳伯平、馬宗漢及學生同志三十餘名，佔領軍械所與大隊清軍力抗，歷一個時辰之久，陳伯平中彈死，徐錫麟力竭被捕，二十六日晚間慷慨赴義，得年才三十六歲。

秋瑾在紹興閱報，獲悉安慶起義失敗，徐錫

麟壯烈犧牲的消息，當時她內心之中的悲愴與失望自可想見。週圍的同志們羣情激昂，悲憤莫名，有人主張紹興也提前發難，進佔紹興府城。也有人勸秋瑾順應時勢，及早離去，然後徐圖再舉。秋瑾慷慨義烈，不減鬚眉，她終於採取了積極進取的主張，立即組成一支敢死隊，並且電促嵊縣竺紹康，飛調嵊縣光復軍，前來裏應外合攻取紹興。

竺紹康接到電報以後立刻集合全軍，整裝開拔，他命裘文高為前部，率部馳赴紹興。那兒想到裘文高熱血沸騰，求功心急。他沒有遵從竺紹康的號令，當部隊開到嵊縣西南二十八都村的時候，便亮出了光復軍的旗幟，攻打清兵，擊斃清兵哨官及士兵數十人。行動過早，附近清兵旋即開到，裘文高一看他寡不敵衆，只好率領殘部，退往東陽去了。

### 自題男裝小照

儼然在望此何人，俠骨前生悔寄身。  
過世形骸原是幻，未來景界却疑真。  
相逢恨晚情應集，仰屋嗟時氣益振。  
他日見余舊時友，為言今日已掃浮塵。

(46)

這個消息傳到紹興，劣紳胡道南自以為他報仇雪恨的機會到了，他馬上到紹興府衙去向貴福再度告密，秋瑾正是浙江革命黨的首領，即將親率大通學生攻佔府城。貴福被胡道南吓了一大跳，他連夜化裝為平民，偷偷的到杭州去請兵。杭州城裏的浙江巡撫張曾敘據報，他立遣巡防營統領李益智，率領清軍一標（一個團），乘船渡江直入紹興包圍大通學校。

光緒三十三年六月四日清晨，時值盛夏溽暑，大通學校已經放暑假。秋瑾正在校長辦公室裏，好整以暇的寫她一生中最後一篇詩稿——  
詩中的「過世形骸原是幻，未來景界却疑真」，以及「他日見余舊時友，為言今日已掃浮塵」。倘加細細玩味，可以發現大有一語成讖的不祥之兆。

秋瑾剛把這兩首詩寫完，贍正。門外轟地闊響，進一名叫姚勇忱的學生出來，他驚慌駭亂，高聲大叫：

「協統，不好了，杭州派來的大軍，現在已經快到了呀！」

秋瑾聽了，依舊聲色不動。她鎮定如常的起立，吩咐姚勇忱說：

「好，你趕快通知所有的同志，收拾一切，

中  
外  
雜  
誌

準備迎戰。我們成仁取義，就在今朝！」  
姚勇忱還在很着急的催促秋瑾逃走，他聲淚俱下的說。

「我看協領還是暫時離開這裏，暫時避一避。將來聯合各處同志，再圖大舉，也不爲遲。」

然而秋瑾却語氣果決的答道：

「姚勇忱，我早已決定與這大通學校共存亡了！」

言訖，秋瑾面容肅穆的拿起滿貯機密文件的皮包，又打開抽屜，取出手鎗，裝滿子彈。姚勇忱見苦勸不動，秋瑾早已有與清軍週旋到底的決心。他只好轉身奔出，將留在學校補習的十名學生，還有五位革命同志全部找來。這些學生同志全都受過嚴格的訓練，所以他們在進入校長辦公室時，已經是持鎗在手，武裝齊全。革命同志程毅首先果決的說：

「統領，我們決定誓死抵抗，爲先烈復仇！」

秋瑾領首答道：

「對，我們報仇雪恨，就在今天！」

### 清吏殘暴令人髮指

然後她語語叮嚀，清兵來時如何散開，如何射擊。還領着大家作了一次演習，正午時分，飽餐一頓。十四名兒女英雄抱着必死的決心，嚴陣以待大隊清軍之來。一會兒，又聽到同志王植槐，自外飛奔入內，大聲警告：

「清軍已經開到，正在包圍我們學校！」  
秋瑾心知生死搏鬥在即，她霍然起立，發號

施令，命同志學生各就各位，舉槍待射。一瞬眼便聽到校門外清軍人語馬嘶，聲聲厲喝：「快抓革命黨呀！」接下來又是訇然一聲巨響，大通學校的大門，已被清軍合扛巨木，猛力撞開。

大隊清軍叫喊喧嚷，推推搡搡，從開的大門口一湧而入，秋瑾站得臨近，看得真切，她舉槍就射，十四名學生同志齊同開火，清兵猝不及防

，當下就有一二十人中彈倒地，不死即傷。這一來清兵方知秋瑾迎頭痛擊的厲害，發聲喊，扭頭就跑。又等了好半響，清兵調來了清兵主力火槍隊，雙方自此展開猛烈的射擊戰，你來我往，彈如雨下。秋瑾這一邊終因人槍過少，難以肆應清軍密集轟射的火網，有一名學生中彈殉難，錢應仁、石雲煦雙雙負傷。清兵的火力越來越烈，秋瑾等人的槍彈全打完了。於是秋瑾決定撤退，她把手中的皮包拋向牆角落，指揮衆人突圍而走。可是清兵愈來愈多，大通學校早已陷入重圍，秋瑾攻奪後門突圍的計劃根本無法實現，清兵蜂擁而來。秋瑾首先被執，餘人亦被相率擒獲。生爲女身的秋瑾且被凶暴清兵撕破衣服，肆意毆打。學生唐冬生肩背中彈，落入河裏，殘忍無比的清兵竟會對準他的肚皮連連轟擊，直轟得唐冬生腹部炸裂，腸胃一湧而出，厥狀之慘令人不忍目覩。

那一天，率領清軍攻打大通學校的清吏，除了巡防營第一標第一營管帶徐某，還有山陰知縣李鍾嶽，會稽知縣李瑞年，以及貴福所派的一名親信。他們在大通學校搜到六十三支鎗，近七千發子彈。

是夜，紹興府大堂上燈燭輝煌，照耀如同白晝。公堂上面設三副公座，紹興知府貴福、山陰知縣李鍾嶽、會稽知縣李瑞年，三堂會審秋瑾一案。程毅、蔣繼雲、徐頌揚、錢應仁、呂植松、王直槐、石寶照等一一作了口供，畫過了押。貴福方才高喊一聲：

「帶秋瑾！」

秋瑾披頭散髮，衣衫破爛，顯見她吃過苦頭。貴福不認自己的乾女兒了，他疾言厲色，聲聲追詰，無奈秋瑾始終還他一個鉗口無語，相應不理。貴福怒不可抑，把一塊驚堂木敲得震天價響，秋瑾則置若罔聞，依舊一語不發。惱火了心狠手辣的貴福，他下令給秋瑾用酷刑，先上天平架，再取來燒紅的鐵鏈放在地上，由四名衙役強壓着她直跪下去。但聽秋瑾一聲慘呼，偌大的大堂上瀰漫着皮焦肉爛的異味，可憐秋瑾的兩個膝蓋，已被燒灼得焦如炭石，竟無寸膚，秋瑾幾次三番昏暈過去，却是她依然咬緊牙關，堅持不招。

貴福無奈，命人取紙筆親自寫口供，秋瑾方始掙扎坐起，寫下國人言之心酸難忍的「秋雨秋風愁煞人」，千古不朽的名句。

光緒三十三年（一九〇七）六月初六，鑑湖

女俠就義紹興丁字街古軒亭口，時間在清晨三時左右，天地如墨，萬籟無聲。她從死牢裡被押出來的時候，上身僅祇穿一件白紗汗衫，下面穿一條原色生衫褲，腳登皮鞋，雙手背綁，還釘得有鐵索啷噹的腳鐐。秋瑾面目不辨，因爲她在公堂受過天平架的毒刑，一對眼珠凸出了眼眶之外，就那麼惺忪悠悠的盪着，令人看了怵目驚心，肝

胆欲裂，所以沒有人敢探望一眼她的臉部。

秋瑾雙膝潰爛，步履艱難。她頸子上也繫有一條鐵鏈，由一名高大的差役牽着走，但是事實上她已無法移步，因此她是被四五名差役一路上推推拉拉在往前跌跌撞撞的。臨到丁字街古軒亭口，迎面來了一名面目猙獰的劊子手，他飛起一脚猛力把秋瑾踹倒在地，然後便把她的雙手反綁在一根殺人樁上，姿式仍舊是屈膝下跪，秋瑾在臨刑前曾經竭力的抬起頭來，向正前方眺望一眼，彷彿她在向大好河山，祖國同胞投以留戀的一瞥。然而，實際上她是什麼都看不見了。

### 金刀飛處頭顱如斗

行刑的劊子手攜有一名助手，在行刑前由那名助手一把撈起秋瑾的三千青絲，拚命的往前拉。使勁拉頭髮的作用是要使秋瑾的頭頸儘量拉長，而肌膚因過度繃緊漸漸堅硬。否則的話，人之將死全身鬆軟，那怕有再鋒利的大刀，也沒法砍下那顆頭來。清吏清兵對待三十三歲的一代女俠秋瑾，誅戮方式之殘酷，有勝於廚師殺雞宰鵝。至今思之猶仍令人切齒！

一頭秀髮拉到不能再拉，劊子手將手中的鋼刀高高的舉起，重重的砍下。監斬官李鍾嶽和在場官兵衙役同聲發出一聲長嘆。天地同悲，日月無光，古往今來從沒有任何一位女性，死得像秋瑾這麼壯烈，這麼淒慘！

秋瑾慷慨赴義後，曾有一位無名氏，在當時報章上發表了一篇題目叫做「巔城劍俠」的調寄虞美人詞，全文如下：

「嗚呼鑑湖女俠秋瑾之墓」

吳芝瑛仗義殮葬故友，消息傳出，報章雜誌一概譽為佳話。詎料事聞於清廷，聖旨迭下，有所謂查辦吳芝瑛，使吳芝瑛幾乎問罪繫獄，其後還是一位基督教徒洋夫人力保，吳芝瑛方始倖免

金刀飛處寒光逗，斷送碧麗紅袖，擲蛟龍吼，中外同胞眉皺，贏得傳奇垂後，名共河山壽！

誠所謂：「芳魂地下應含笑，留得千秋女俠

名」。如秋瑾烈士，洵不愧生而爲英，死而爲靈。此所以秋瑾壯烈成仁後，依然有餘波盪漾，歷久不息。現謹摘要記述如次：

一、殮葬：秋瑾就義古軒亭口後，曝屍示衆，無人敢於出面辦理殮喪事宜，使這位一代女俠骸骨暴露，不知伊於何底。後來還是她的兩位手

帕交，義姐吳芝瑛、徐自華，奮然不顧一距，甘冒身家性命的危險，暗中派人央求杭州慈善機關同善堂，買了一口薄皮棺材，將秋瑾的遺骸草草收殮，暫寄於一所破廟之中。計其時，則秋瑾曝屍已經七八天了。

### 驚人血案餘波盪漾

及後，吳芝瑛重返西子湖畔，和她母親同赴鳳林寺隨喜。獲得鳳林寺老方丈的首肯，以鳳林寺產之一，西冷橋畔，蘇小坡前的一角空地相贈。但是吳芝瑛後來還是送了老方丈五百兩銀子，爲秋瑾覓得一處埋骨之所。至此，秋瑾忠骸始得入土爲安。鑑湖女俠的墓碑係由吳芝瑛親筆所題，文曰：

然而，彈指之間，辛亥（一九一）八月十九（陽曆十月十日）武昌首義，各地響應，中華民國於焉建立。民國元年，王子芳和他的父親王獻臣先已病逝。湖南都督譚延闔，原是革命先進，他派人說服秋瑾的婆婆屈太夫人，奉迎秋瑾靈柩落葬嶽麓山。然則新任浙江都督朱瑞，又是秋瑾的得意門生，他堅持秋瑾遺骸應該安葬西湖之濱。從而雙方各執一詞，相持不下，長沙杭州兩地，函電交馳，展開了一場秋瑾靈柩爭奪戰，遷延至數月之久。一日，長沙各界正在爲秋瑾舉行追悼會，浙江來人乘人不備，強將秋瑾靈柩請出，打到預先僱好駛來的船上，竟將秋瑾靈柩請走。

浙江當局煞費經營，用巧取強奪的手段，終將秋瑾靈柩迎回杭州。主事者在清廷剷平秋瑾故

於難。却是浙江巡撫突然奉旨，飭將秋瑾墳墓剷平。浙撫不敢不遵，起出秋瑾的靈柩，棄之於地。秋老太太聞訊，命人將靈柩迎回紹興，在清廷橫暴壓迫之下，懼而不敢營窀穸。此所以，秋瑾的靈柩又祇好暫厝於一間破廟。

但是清廷嫉恨秋瑾死後克享大名，博得全國同胞一致之同情與尊敬，極不願秋瑾遺魄引人注目，於是諷使湘撫，敦唆秋瑾故夫王子芳，叫他

把秋瑾的靈柩迎回湖南。王子芳不敢違抗，命老家人楚五前往紹興迎靈。如此這般，秋瑾的忠骸，又千里迢迢，水陸轉駁，莫明其妙的搬回湘潭去了。

墓的正前方，另闢一處墓地，再在附近闢地建造秋瑾專祠。至於秋瑾被剝平墓地的原址，又建造一座風雨亭，以應「秋雨秋風愁煞人」的故事。未幾，孫大總統就職，且曾撥冗專程抵達杭州，親率國民黨諸要人如陳其美、胡漢民、朱瑞、屈文六等，為秋瑾烈士舉行追悼大會。孫大總統尤曾頒賜「湖光生色」四字輓額。

秋案餘波：秋瑾壯烈捐軀後，與秋案有關之清吏劣紳，際遇之奇，令人匪夷所思，從而有了秋瑾死後顯靈，有恩報恩，有仇報仇的說法。頭一個，是浙江巡撫張曾敘，秋瑾殉難不久，他調任江蘇巡撫。但是秋案餘波盪漾，報章抨擊不遺餘力。於是江蘇紳民堅決表示不敢領教張曾敘的「德政」，換言之就是拒絕張曾敘走馬上任。清廷無奈，只好再調張曾敘巡撫山西。然而山西同胞依舊表示婉拒，張曾敘自忖無地可容，終告鬱鬱而終。

第二個是紹興知府貴福，他在秋案過後調任安徽寧國知府，消息傳出，安徽全省公推代表六十餘人，羣集蕪湖舉行會議，一致議決堅拒貴福蒞任。貴福因而免職丟官，一直都在江南投閑置散。民國以後，他畏罪逃出關外，在關外老家供奉秋瑾遺像，朝夕頂禮膜拜，懺悔自己的罪愆，還輾轉托人向秋瑾的子女說項，深悔自己當年的孟浪，又說他已風燭殘年，去死不遠，苦苦要求可想而知其內心之不安與懼怕，凡此自是神明內疚所使然。

第三個是親率清兵前往大通學校強捕秋瑾，

並且擔任監斬官的山陰知縣李鍾嶽，他是漢人，平時官聲不壞。唯獨秋瑾一案，使他受盡天下人的唾罵，以及輿情的抨擊指責。李鍾嶽在秋瑾就義的第二天，就瘋狂的跑上大堂，將天平架等刑具，親手劈毀。旋即託病就醫，搬到紹興龍舌街一位朋友家中，連山陰縣衙他都不敢住了。秋瑾死後十七天，六月二十三日，李鍾嶽怔忡忡的又回到縣衙，無所事的等到深夜，提筆寫了「冤枉」二字，帶到大堂上，莫名其妙的懸樑自盡，一命歸陰。難怪鄉愚之徒，都說這是秋瑾烈士在向李鍾嶽追魂索命，李鍾嶽這才難逃一死的。

第四個是挾嫌告密，致秋瑾於死的紹興劣紳莊士，一連兩槍，命中要害。胡道南天惄恢恢，外出，經過一條小橋的時候，橋下忽然閃出一位壯士，一連兩槍，命中要害。胡道南天惄恢恢，報應不爽，也往陰曹地府去報到了。

秋瑾平生第一知己，她的義姊吳芝瑛，泣喪秋瑾一聯寥寥十字，寓意無窮，錄之以結束本文。道南乃於秋瑾就義不久，某日獨自一人，從家中外出，經過一條小橋的時候，橋下忽然閃出一位壯士，一連兩槍，命中要害。胡道南天惄恢恢，報應不爽，也往陰曹地府去報到了。

秋瑾平生第一知己，她的義姊吳芝瑛，泣喪秋瑾一聯寥寥十字，寓意無窮，錄之以結束本文。

一身不自保，千載有誰名。

## 民初三湘人物（原名新湘軍志）

胡耐安教授著。定價台幣25元

### 革命湘軍掌故軼事

上起譚老總。下逮曾廚子。全書分為十二個段落。

- (一) 新湘軍志概述
- (二) 一軍軍長宋鶴庚
- (三) 二軍軍長魯濬平
- (四) 三軍軍長吳劍學
- (五) 三軍軍長謝國光
- (六) 四軍軍長呂彥直
- (七) 五軍軍長陳嘉祐
- (八) 六軍軍長蔡鉅猷（附：陳渠珍唐榮陽）
- (九) 九師師長張輝瓈
- (十) 新湘軍志書後

關心革命史事的人尤其湖南朋友。都該值得一讀。